

“拉普”资料汇编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张秋华 彭克巽 雷光 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拉普”资料汇编

(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³/₄印张 32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10190·044

定价：1.40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目 次

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文件(选译)	(1)
一、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的思想纲领及艺术纲领···	(1)
二、关于对资产阶级文学和对中间派的关系	(6)
政治常识与文学的任务	Ил. 瓦尔金(8)
我们没有艺术方针	С. 列夫曼(17)
在射击之下	С. 罗多夫(25)
我们拒绝遗产吗	Г. 列列维奇(56)
党在艺术方面的政策	Г. 列列维奇(72)

必须消灭沃隆斯基主义

——论政治与文学	Ил. 瓦尔金(90)
非现代的“现代人”	Г. 列列维奇(113)

关于俄共(布)的文艺政策问题

——专题讨论会速记稿	(122)
沃隆斯基的报告	(122)
瓦尔金的报告	(130)
尼·布哈林的发言	(140)
托洛茨基的发言	(143)
卢那察尔斯基的发言	(161)
沃隆斯基的结束语	(166)

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决议	(170)
论我们的文艺路线和无产阶级作家	И·瓦列依斯基(178)
关于党的“文学”政策问题	Н·奥辛斯基(185)
论党的文学政策	Л·阿维尔巴赫(200)
论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和瓦尔金重弹	

阿·波格丹诺夫的老调	Я·雅科夫列夫(217)
对列宁文化革命理论的修正	《在岗位上》编辑部(233)
一个读者论文学理论家的札记	А·斯列普科夫(250)

论无产阶级文化、岗位派的糊涂观念

及其对“文学富农”的恐惧	П·约诺夫(259)
论无产阶级文化、“岗位派”的糊涂观念	
和布尔什维克的公理	Л·阿维尔巴赫(285)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战斗的折衷主义	Г·列列维奇(306)

附 录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	(317)
“拉普”——从兴起到解散	(美)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322)
无产阶级文学, 1923—1925, “十月”派和沃隆斯基	
之间的论战	(322)
亲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1926—1930	(359)
文学理论的毁灭, 1930—1932	(383)
解散“拉普”	(406)
编后记	(432)

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 代表会议文件（选译）

一、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的 思想纲领及艺术纲领

——根据 C·罗多夫同志《当前时刻与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纲领通过。

（一）

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它是由在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就使无产阶级在各个方面可以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组织者和改造者。

（二）

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在其它领域还未完全摆脱来自统治阶级方面的许多世纪的思想影响。现在，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并且处于经济战线斗争逐步深入的过程当中，文化战线就突出出来了。而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开始进攻的情势之下，这个文化战线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就向无产阶级提出一个

首要任务：建立自己的阶级文化，从而建立自己的作为对群众感情教育起着深刻影响的强大工具的文学。

(三)

作为一种运动，无产阶级文学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结果才获得了表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长期压迫，近几年来和革命前十年间俄国文学之处于衰落时期，——所有这些过去和现在都对无产阶级的创作产生影响，并为资产阶级文学继续影响无产阶级的创作提供了条件。此外，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影响也不能不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创作上。这种影响是由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并行的任务所决定的。由于存在这些条件，无产阶级文学在思想方面乃至在形式方面至今还不可避免地，并且经常地带上折衷主义的性质。

(四)

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一切领域有计划地按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进行，随着俄共（布）从鼓动活动转向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系统、深入的宣传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建立一定秩序的必要性也显示出来了。

(五)

根据以上所说，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个部分，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力求建立这样的秩序，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在建立统一的艺术纲领（思想和形式方面）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艺术纲领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

“十月”团体认为这样的纲领将在创作实践和思想战线斗争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因此“十月”团体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把下列原则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

(六)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同其他方面一样为一定阶级的任务服务，并且只有通过阶级才为整个人类服务。由此，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它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使其适应于作为世界改造者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

(七)

在扩大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学仍然是具有深刻阶级性的文学，它不仅把工人阶级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而且会越来越影响社会的其他阶层，从而摧毁资产阶级文学的最后一个立足点。

(八)

无产阶级文学是同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是它的对立面。注定与其阶级一起灭亡的资产阶级文学脱离生活，逃到神秘主义、“纯艺术”的领域里去，把形式当作目的本身等等，力图以此掩盖自己的本质。相反，无产阶级文学则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创作基础，把当代的现实生活（无产阶级就是这个生活的创造者），把无产阶级过去生活和斗争的革命浪漫精神以及它在未来可能取得的胜利作为创作材料。

(九)

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意义的提高，它现在面临着一个基本任务：写出场面广阔的作品，写出具有宏伟题材（主要地取材于无产阶级生活）的纪念碑式的巨作。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认为达到这些要求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保留最近五年间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抒情诗的同时，把对创作材料进行史诗式的和戏剧式的处理作为基础。与此同时，作品的形式也要力求尽可能的宽阔、简洁和不滥用艺术手段。

(十)

“十月”团体确认以内容为主。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内容本身提供语言艺术材料，并且提示形式。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的对立：内容决定形式，并通过形式才艺术地形成。

(十一)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形式的繁多，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处理各种极不相同的题材，这就需要作家全面地利用过去文学史上所创造的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形式和方法。

因此，团体不会走上专注重于某一艺术形式和按形式特征来划分的道路。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至今仍按形式特征划分，这实际上是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搬到文学创作过程中来。

(十二)

鉴于各种颓废文学流派把过去统治阶级处于历史上升时代所创造的实质上是统一的艺术形式分割成各个组成因素，而且现在继续这种分割，直到分成极其细小的部分，并从这些因素中抽取

某一部分变成独立自在的原则；同时鉴于这些文学流派对于无产阶级创作产生影响的事实以及它们今后还会继续产生影响的危险，“十月”团体在原则上否定：

一、把创作形象的概念变成独立自在的，分成零碎的色彩画式的装璜图案（意象主义），而主张统一的、完整的能动的形象，这种形象通贯整个作品，并以它的社会必然性的内容为转移而发展起来的；

二、否定特别注重语言——音律，把它当作目的本身的做法。由于这种做法，艺术家就常常陷入玩弄没有社会意义的纯语言的练习的境地，并把这种练习冒充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未来主义），而主张完整的音律，这种音律是以艺术作品的内容在统一的创作形象中的发展为转移而有组织地发展起来的；

三、以及否定产生于资产阶级没落时期，成长于病态的神秘主义土壤上的对音响的盲目崇拜（象征主义），而主张把艺术作品的音响方面同创作形象和音律有机地融合起来。

只有整体地，通过它的具体意义并在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来把握艺术作品的对象，才能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艺术综合。

（十三）

因此，团体的任务不是培植那些存在于资产阶级文学中，或折衷地从那里移到无产阶级文学中来的形式，而是通过实际掌握旧的文学形式，并通过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内容对它加以改造的途径，以及通过批判地领会过去丰富的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经验的途径，来制定和揭示新原则以及新形式的类型，这样做的结果，就一定能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的综合形式。

二、关于对资产阶级文学和对中间派的关系

——Г·列列维奇的报告提纲。在第一次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通过。

一、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加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的必要性要求充分阐明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艺术政策问题。

二、评价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的基本标准，只能看它们的社会意义。在现时代，对社会有益的文学只能是这样的文学，即把读者，首先是无产阶级读者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使之适应于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的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任何对读者产生其它影响的别的文学，或多或少都会复活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三、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从希皮乌斯和蒲宁一类仇视异族的侨民作家，到阿赫玛托娃和霍达谢维奇一类俄国内部的神秘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都把读者的心理组织起来使之顺应神甫——封建资产阶级复辟的需要。这种文学是无产阶级阶级敌人的支队它在苏维埃俄罗斯的活动，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看，不可能被认为是无罪的。

四、“接受”革命，但不理解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并把革命只看作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农夫暴动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等等），只能歪曲地反映革命，不能把读者的心理和意识组织起来使之适应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因此，它们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不可能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在削弱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对革命的仇视方面，在向这

些圈子里的人的意识灌输必须同执政的无产阶级在业务上进行合作的思想方面，能起某种作用。

五、文学派别的这些特征使得有可能来拟定对待它们的正确策略。对资产阶级团体谈不到什么合作，这里只有公开的阶级斗争。对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能进行某些合作。

六、但是这种合作只有在认识到“同路人”不会沿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来教育无产阶级群众，认识到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思想上瓦解我们的敌人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甚至在这方面，“同路人”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也使他们不总是可靠的。因此，只有在把他们当作一支瓦解敌人的辅助队伍来利用的形式下同他们合作才是理智的，而且还必须经常揭露他们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面目。

七、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文学将成为语言艺术领域里唯一的重要力量，因此就必须承认目前思想战线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在党和苏维埃主要的文学机关刊物上取得领导势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利用“同路人”这支辅助力量才有利于革命，如同在政治领域里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俄共(布)处于控制地位才允许利用路标转换派来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一样。

八、因此，下列策略口号是唯一合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文学领域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学；为了瓦解敌人的意识，“同路人”文学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可以利用，但同时要经常揭露他们的小资产阶级面目；经常不断地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学进行斗争。

九、关于无产阶级作家参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的代表所主办的机关刊物问题，应由协会理事会按本提纲的精神就每一个机关刊物个别地来解决。

雷光 译

编者按 本文译自《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第1期。

政治常识与文学的任务

Ил. 瓦尔金

我们的文学面临着什么任务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即对我们的当代文学要为谁服务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似乎已经可以这样直率地提出问题：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后的第六个年头，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出来反对文学必须为某一社会阶层服务吧。对俄国来说，把艺术作品当成“全人类的”思想、情绪、感受的体现和反映的时代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未必还有人相信文学是一种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命为“共同意志和思想”的表现者的“英雄们”完全绝迹了。但是他们现在为数极少。绝大多数文学家已在不同的社会政治面貌极为明确的坐席上各就各位了。且不说侨民，难道苏维埃共和国内部每一个文学派别不是基本上都符合于国内当前的阶级划分吗？

那末，该为谁服务，捍卫谁的利益，锻炼谁的意志呢？反对谁，批判什么以及如何批判，为什么样的基本思想服务呢？要解决什么样的历史课题以及如何解决它们？——这就是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所遇到的一些根本问题。

谁要是想成为出版事业方面一个自觉的活动家，谁要是不神秘地对待文学，他就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给自己解决这一切问题。不要再对当代现实的根本问题采取自发的、仅仅是“凭直接

感受的”，归根结底也就是不科学的态度了！文学家政治上盲目无知的状况也该结束了！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人民的社会舆论不会容忍那些高高在上，以一种“天才的”蔑视来对待最起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文学家们！

大地正在我们眼前颤抖。伟大的、不断扩大的斗争正在全世界沸腾。在这场斗争中要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任何人也不是中立的。曾经表现过和反映过有产阶级利益的作家们迅速而又十分坚决地认定了自己的立场，站到了反对我们、反对劳动人民革命的一方。蒲宁们、库普林们、奇里科夫们、梅列日科夫斯基们全然不顾他们的“全人类性”而死心塌地地举起了反对工人阶级的旗帜。他们进行着残酷的党派政治斗争，卖力地参加殊死的阶级战争，反对受压迫的千百万人，拥护一小撮奴隶主。他们以极其清楚明了的方式让艺术、让自己的“天赋”、诗人的灵感为政治服务，为反动的政治服务。

但更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某些文学界人士冒充劳动群众的代表，却又放肆地卖弄他们对政治的蔑视。然而没有政治就不会有当代文学。必须了解历史环境，必须要有历史的展望，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武装起来，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使文学变为新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

既然诗人和艺术家愿意为历史的进步服务，就应当坚决摒弃对政治的冷淡态度，应当懂得他们不是超人，应当明白他们既然受到蓬勃的人类生活和斗争的鼓舞，就必须善于明了这场斗争的意义、途径、目的和任务。在正在进行的全世界历史性的斗争中，只是站到未来的代表者——无产阶级——一方来是不够的。必须自觉地加入到战斗的工人阶级行列中去，自觉地、干练地帮助世界上这个唯一的阶级，只有他能够领导所有其他受压抑、受迫害的阶级和民族进行解放斗争。

有些人认为这个任务是狭隘的，并想超然于这个压倒一切、统率一切的任务之上，这些人通通是可怜的胆小鬼和口是心非的空谈家。文学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处于生活之外。而生活首先是决定性的阶级搏斗，它常常转变为流血的国内战争。文学应该是这场战争自觉的参加者，它应该自觉地把直接和经常援助那反对奴役，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的一方作为自己的目的。

为了比较满意地解决这个课题，凡愿意为革命服务的文学家们必须老实地接受政治常识的训练。这是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先决条件。青年文学工作者应当特别牢记这一点。

与此同时还必须让那些愿意为革命服务的文学家们同俄国共产党保持最紧密的联系……。确实需要与俄国共产党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如果不同这场革命的大脑、灵魂、原动力保持不可分的联系，那就不能完全地为革命服务。我们不相信，也绝不会相信“非党的文学”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如果文学的代表者不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文学就永远也不会达到伟大时代的水平。

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产阶级作家”微带讥讽来评论“党证”，但是这些作家也只不过是他们自我陶醉中的“无产阶级作家”——尤其是当他们超然于“党证”“之上”以后。必须记住这样一个普通的真理，那就是革命含义下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事物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事物，而在共产党之外是不存在共产主义的。由此应当可以明显地看出，文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文学家和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有密切的联系。

当代苏维埃文学面临着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呢？

首先，文学应当帮助群众了解已经完成的革命是符合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它应当把俄国的昨天、今天、明天联系起来

来；另一方面，它应当把俄国革命同工人阶级全世界范围的斗争联系起来。一个艺术家，倘若他想到群众的精神领导人的作用，就应该具有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倘若他不是工人阶级凶狠的敌人，就应当具有起码的历史的良知，能指出正确的前景。倘若一个艺术家不懂得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他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的，也就是说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者。

当皮利尼亚克论证一九一九年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小片段，当他认为革命是性的变态心理的产物，或当他大谈其“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问题时，他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皮利尼亚克明白他写的是什么呢？如果他明白，那他他就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敌人。但假若他是“无意识地”、“灵机一动地”、“凭灵感”写作——也就是以最肤浅的知识和最大的偏见来写作，那他就可能是革命不自觉的敌人，当然，皮利尼亚克们给工人阶级造成的祸害并不因此而减少。

革命的五年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小片断吗？革命的五年是对历史正常进程的破坏吗？革命的五年是历史的偶然性吗？要知道这些论调完全同工人阶级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话如出一辙！我们的敌人就是从这样一种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出发，想把这场革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以便让俄国恢复重演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的那种生活！

文学应当说明，应当使千百万人丝毫不怀疑下述思想：即十月革命是历史最合法的产儿；这场革命的全部“罪过”仅在于它用新的主人代替了过去生活的主人，这些新的主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正在实现劳动人民的事业；把革命的五年一笔勾销就意味着要把几千万人的命运重新让一小撮奴隶主来摆布……自然，文学艺术应当不是政论式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艺术地推

广普及这种思想。既然公民皮利尼亚克能艺术地说明俄国革命不合乎历史规律性，那末也可以同样艺术地，而且多半更艺术地说明俄国革命的正确性，可以而且应该把这次革命放在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

革命的五年必须完全勾销——白匪营垒就是这样叫嚣的。首先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政权交给从前的统治阶级。在工人阶级保持政权的范围内所能允许的任何让步都满足不了前统治阶级的胃口。他们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这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一点。这一点通过和平的途径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让步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让步也就不可能和解。

难道文学可以漠不关心地绕过我们时代的这个中心点吗？难道文学不应该全力以赴地、鲜明而富有表现力地向千百万劳动人民灌输这种思想：绝不能把政权交给地主和资本家吗？

但有人会反驳说：这是社论，枯燥无味。不，不是社论，也不枯燥。对千百万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仁慈的先生们，如果这对你们是枯燥无味的话，如果你们不愿意费力使这种思想具有强有力的艺术形式，那你们就是寄生虫和剥削者，而不是什么别的！只有那些能全力以赴地使千百万人明白不能再回到过去的人，才能成为人民的艺术家。但要一再强调：为了顺利解决这个课题，艺术家应当知道并懂得政权的历史本质，及它在阶级斗争中的意义。

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转变——它向敌人让出了一些次要的阵地，以便能较容易地在主阵地上得到加强。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出现，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和稳固性来说却是一场严重的考验。新经济政策使革命遇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危险；根据新经济政策，资产阶级正合法地加强着他们的阵地，并通过新的经济手段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为他